

2503

夏威夷文史資料

第四輯

政協文史委編

1992

宣威文史資料

第四輯

宣威文史资料

第四辑

编审：朱树信 马顺林 华宝谷

主编：王凤山

顾问：高永堂

编辑：王凤山 邱学明 彭登记 张绍祥

校对：张绍祥 浦绍纲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宣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七月

目

录

社会历史

- 宣威乡土知识问答..... 赵登堂(1)
轨迹..... 彭登记(5)
缪浒澄遗稿选登..... 瑞阳集录(10)

政治军事

- 宣威政权变化及首长更迭纪录..... 王凤山搜集整理(17)
宣威农民戊寅暴动概况..... 孙阳谷(34)
陆鹏与孙晓田..... 孙阳艾(45)
虎头山烈士陵园的建立..... 刘正榜(51)
虎头山战斗的前前后后..... 浦恩宇(54)

文化教育

- 李俊英遗稿..... 高远集载(59)
苗族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阿旸考..... 杨兴国(69)
宣威彝族教育史及民族教育现状..... 张庆培(80)
滇东北苗族节日及其演变..... 格娄东(97)
苗族端午花山节..... 陆新林(106)

名人足迹

- 张福学和他的事业..... 王凤山(111)
邱秉常事略..... 史志委供稿(124)
我所知的侯正邦..... 杨世英(142)
符廷铨..... 符师舜(144)

人物春秋

符廷佐	符师舜(147)
杨德培先生传略	符师舜(148)
符润卿传略	符明珠(149)
陆鹏传略	史志委供稿(152)
陶永昌传略	史志委供稿(155)
黄竹青传略	史志委供稿(162)

诗词选登

杨子明先生遗作及《自序》	瑞阳集录(170)
和子明老先生遗作二首	高永堂(172)
拜鲁迅陵墓和铜像感赋	高永堂(173)
黄埔归滇喜赋	高永堂(173)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五十周年感赋	高永堂(173)
苏欧蜕变答问	赵登堂(174)
庆祝建国四十二周年	孔铨枢(174)
西江月·缅怀聂帅	宁佩登(174)
满江红·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任光熙(175)
七律·宣威东山寺	姜尚志(175)
沁园春	姜尚志(175)

政协简讯

宣威县政协简况	文史委(176)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文史委(191)

宣威乡土史实答问

高 远

榕峰缘何来？

近人说榕峰的来历，多误传为因山峰处有榕树，所以称此峰为榕峰。

缪许澄撰《宣威县志稿》有两处写及“榕”字的来源，卷三的植物条下的花属木开头记有：“木本有榕”。小字注云：“干高数丈，春时开白色之花，肥大如莲，萼瓣五裂，花瓣十出。中有花柱作笔头形，粉红色之蕊一百数十攒生其间；花柱之下，蕊数亦复相称；其叶后花而发。为县属特产，县治别名榕城，盖由此也”。卷七的农业条，农产目下花卉项记载：“有木榕一种，为宣特产，其树在东山上之猓果，大五十围；花形略同木笔复瓣叠蕊，大而且多，开于二三月间，皎若飞练。故宣人号东山为榕山，宣威为榕城云”。

据上二条记载，榕城、榕山皆由猓果的木榕而来，榕峰乃榕山的最高峰的称谓，也是源出于猓果的木榕，有文化的现代人对此不能不知原委，想象推论为山顶原有榕树，亦或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宣威实何意？

1954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改变有损民族团结的地名的通知，当时有人把宣威解释为“宣扬大汉族的威德”，云南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将“宣威县”改名“榕峰县”。1959年，因“榕峰火腿”不受欢迎，外人不知“榕峰火腿”就是“宣威火腿”。为维护宣威火腿的声誉，云南省人民政府复报经国务院批准，将“榕峰县”改回“宣威县。”

把“宣威”解释为“宣扬大汉族的威德”有证据吗？《宣威县志稿》据《明史·地理志》及《道光宣威州志》记载，在卷二《舆地志》记有“县名所自盖沿宣威关之旧，明征南大将军傅友德，于洪武十六年自曲来沾，指挥讨伐乌撒之兵，设以示威，即今之西关也。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沾乌各土司叛服无常，非改土归流，不足以泯纷扰；亦非大用兵，不足改使归流。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命将擒安于蕃解省，遂割所辖地面，自永安铺以上仍为沾益，以下改设新州定斯名，意在宣布威德于乌东，使皆拱手听命也”。

据上可知，明设宣威关，意在“示威”；清设宣威县，意在“宣布威德于乌东，使皆拱手听命也”。明清两代都是“示”朝廷的“威”，“宣布”朝廷的“威德”，是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的关系问题，不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关系问题。所以，“宣扬大汉族的威德”的说法是错误的，而

宣扬中央政府的威德，则在今天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沾益几变迁？

元代始设沾益州。《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立磨弥部万户于曲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设曲靖路总管府，领县一、州五。州领六县。沾益州在本路之东北，据南盘江北盘江之间。唐初置州，天宝末设于蛮，为爨、刺二种所居，后磨弥部夺之。元初，其孙普圻内附。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以本部隶曲靖磨弥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沾益州。领三县：交水、石果、罗山。缪洵澄撰《宣威县志稿》，在卷二《輿地志》中注云“据明地理考，沾益州旧治石堡山西山，在曲靖南与越州相近”。在设宣以前之乌沾条中记载：“普圻归顺元世祖，即以其地封之，而改同州县之制，命曰沾益，意盖从宽处理，使得均沾利益也。”《明史·地理志》载：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设曲靖府，二十七年（1394年）四月，升为军民万户府，领州四县二。废除元代沾益州领交水、石梁、罗山三县。据清乾隆二十九年立的安于蕃墓碑记述：“始祖随元明帝征南，功封怀远将军，二世仍袭父职，留守曲靖宣慰渝司。三世、四世袭封行省参政”，“自五世至吾伯祖（安于蕃）共一十八代，俱袭沾益州职”。《清史稿·地理志》载：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移沾益州治于交水。雍

正五年(1727年),析沾益州地置宣威州。

综合上述史料可知,元代的沾益州治在曲靖南近越州处,明代沾益州治在今宣威。据《宣威县志稿》记载,明代为土流合治,沾益州有两个知州,土官知州由安氏世袭,土官州署在今河东营;流官知州侨治于乌撒卫后所,即流官州署在今宣威县城内。到明末天启时,流官知州因土司在宣境相攻打,即在交水办公。清初沾益州署正式定在交水,即现代的沾益城。所以沾益州署不是固定的,而是元明清三朝各在一个地方。读历史或县志时,必须区分这一点,才不致于把此地发生的事情当做彼地的。

乌蒙是何地?

曲靖发现的石城会盟碑,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公元972年),三十七部中即有滇东北的乌蒙等部。宋朝初年,滇东北地区各部归附宋王朝,宋封乌蒙部首领为乌蒙王。元初设乌撒乌蒙宣慰司。《元史·地理志》载:“乌撒者,蛮名也”。“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阿畔部。至元十三年,立乌撒路,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明代今昭通地区归四川省领属。清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准改土归流,将四川所属的乌蒙、镇雄二府划归云南省。雍正六年,降镇雄府为州,隶乌蒙。雍

正九年，改乌蒙府为昭通府。故以历史地名而言，乌蒙指的是今昭通。

乌蒙另一意是来自地理名称乌蒙山系。就地质成因而论，乌蒙山是比喜马拉雅山的年岁大几倍的山脉，它蜿蜒于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北部地区，主干部分在黔西北。乌蒙山系所延展到的地区，有云贵两省 30 多县。山中的县除昭通外，都不可以乌蒙自称。实事求是地说，各县只能说是位于乌蒙山的某个部分。

轨 迹

彭登记

宣威地当滇黔之冲，山接乌蒙之险，素有黔蜀咽喉之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资源丰富。古往今来沧桑巨变，留下了发展的轨迹。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格宜尖角洞内发现的石斧、石镞、石刀、石纺轮，陶器残片；杨柳可渡河畔至今保存的五尺道；诸葛亮南征的古战场，炮台；河东营土司知州的城堡遗址；明代修建的东山古刹；杨升庵挥毫疾书的“高山流水，山流云在”；吴三桂举戈反清屯兵的“吴王洞”和练兵跑马的“马头山”；四里座峡谷河上的石桥建筑；十字街至今保留的城堡围墙；红军长征的光辉足迹；地下党革命斗争的英雄壮举；烈士陵园内展示着先烈们前赴后继的丰功伟

绩；再现宣威革命史实巨著的《乌蒙红霞》壮丽篇章。这些都是宣威悠久历史发展的轨迹，是灿烂文化的见证，是前人可歌可颂的辉煌业绩。它诱发着人们思古之幽情，考古之兴致，激励着现代人奋发向上，为四化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尖角洞 渊源

在距今六千年至一万八千年间，人类祖先在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木棒和打制石器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普遍制造使用磨制石器，考古学称磨制石器为新时代石器。一九八三年，在全国统一部署开展的文物普查过程中，我县格宜尖角洞内发现了一批石器和陶器残片，经鉴定，确认为新石器时代产物，尖角洞亦为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尖角洞，位于宣威县格宜镇启文办事处干沟村南约一公里的小红山山腰上部。其洞，上与连绵不断的山梁相接，下临低凹的季节性沼泽地。前方五百米开外，群峰突起，山间亦有大大小小不等的洞穴，与尖角洞相互衬映。洞口下宽上窄，呈三角形状，入口处一巨石横卧，由内看外，犹如天然石门。洞内宽窄不等，高低不齐。有的地方宽敞似大厅。沿幽深的小道进去，洞深约一千米左右。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石斧、石铤、石刀、石纺轮和陶器残片，再现了源远流长的宣威历史。这些物器

与昭通闸心场,鲁甸马厂,滇池地区的出土物件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与曲靖市董家村北马槽洞里发现的大面积炭化稻同属一时。既有滇东文化的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痕迹。说明了数千年前,人类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乌蒙山区,盘江流域。他们依乌蒙,滨盘江,聚山林,住洞穴,用原始的简陋的工具,创造着滇东北古老原始的人类文明史。

五尺道 古迹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又统一了货币及度、量、衡。同时,广派民夫,筑长城,修驿道。驿道是秦始皇派常頰督修的,道宽规定为五尺,故又称秦五尺道。中原通往西南边陲的五尺道由四川宜宾经盐津至昭通分驿至威宁入宣威到曲靖达昆明。五尺道由北向南横贯宣威。由威宁箐头入宣威可渡,经倘塘、来宾、榕城、板桥,由板桥的永安进入曲靖的炎方。在宣威境内,至今遗留下杨柳乡的旧城至观音堂约一公里的一段。一九八三年宣威县人民政府作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通告全县,加以保护。道面由不规则石块铺筑而成,道宽五尺,边缘宽度较为规矩。由于山高坡陡,因地制宜,故道路蜿蜒曲折。自古至今,人走马行,风吹雨淋日晒,在有的石块面上已形成不甚平整之状。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现在,宣威境内的五尺道和曲靖境

内炎方至松林一段五尺道已成为人们探讨历史发展，研究古代交通的重要历史遗迹。

步驿道 交错

曲靖号称滇东锁钥，宣威誉为黔蜀咽喉。宣威境内驿道交错成网，境外四通八达。现在，有的地方已为公路铁路所代替，有的地方已更迭不用，有的地方仍历历在目。

东驿线：由城经马房、长冲、格蚤岩、三道水、侯街子、老石碑达富源。

东北驿线：由城经十里铺、盘龙、李家铺、启文、宝山、四里座、猪场入贵州盘县。

北驿线：由城经十里铺、来宾铺、通南铺、旧堡、倘塘、新天铺、水塘铺、可渡沿五尺道入贵州威宁。

西驿线：由城经马街、陆家冲、渣格、迭那、大梨树、大水塘、井田坝、过牛栏江至会泽。

南驿线：由城沿五尺道经小耿屯、虹桥铺、板桥（龙山铺）、永安铺入曲靖的炎方铺。

西南驿线：又一条宣威至曲靖的步驿道。早在明代，人们在宣威至曲靖五尺道基础上，又开辟了一条步驿道，由县城向西经庙后头、灰洞、大塘子、桃树凹、红土山、吴王洞、圭沙河、小石岗、偏桥入曲靖的磨脚，经马雄山西麓往南插松林铺直入曲靖。西南驿线相对缩

短了宣威至曲靖的距离，成为民间运输背背、肩挑的常往之路。

吴王洞 奇观

吴王洞在距宣城二十五公里的落水乡红土村西南二公里处的西南驿线上，因吴三桂曾屯兵于此洞而得名。座落峡谷河旁，三面环山，一谷通外，群山怀抱，风景优美，洞口左侧一股清泉汨汨流出，四季不断。北盘江由马雄山与南盘江分道扬镳经磨脚、偏桥、小洞、小石岗流到圭沙河，距今约一百五十年左右。在圭沙河石灰岩地段落入地下，时隔五年左右又由吴王洞口流出。

一九五三年，滇黔铁路测绘队住在红土山村时，曾指着地图询问吴王洞的距离，而村民们只知有干洞，不知有吴王洞。实则，吴王洞即干洞，近代也叫喷水洞。

一六四四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在陕西彻底镇压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入四川围剿了张献忠的起义部队。受封平西王，又挥戈南进，经贵州毕节，过宣威入昆明，追剿了明末残余部队，于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四月十四日在昆明逼死坡逼死永历皇帝朱由榔后坐镇云南。吴三桂坐镇云南后，又蓄谋反清，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吴王洞也成了吴三桂屯兵之地。现在的落水乡马图村也因当年驻军练兵跑马，到此掉转马头而得名马头山，土地改革后才改名马图。吴王洞内当时无水，

从地理位置看，前面依水，后面靠山，实兵家必占之地。康熙十年（一六七二年）吴三桂举戈反清，应者云集，势力扩展到滇、桂、黔、湘、鄂、皖。康熙二十年覆灭，而吴王洞名言传至今。

一九八五年清明，我在落水乡三道村彭选华（当时任三道村公所党支部书记）等一行三十余人陪同下探视了吴王洞，洞口流水湍急，只能由两侧步入，进洞五十米处平旷如一大厅，可容千余人。此处高约十米，宽约五十米，随着延伸，逐渐由宽变窄。顺水而进，水道两旁有如迂回走廊。时值枯水季节，我们横跨了三次水面，最浅处为一市尺，最深处为一点五米。进洞约一公里，洞内怪石林立，千姿百态，景中有景，洞中有洞。钟乳石如林倒悬，石屏障金屋藏娇，石莲花含苞待放，葡萄串静影生辉，在电筒光的衬映下，静影呈壁，浮光耀金。真可谓：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目睹能几人。现在公路已从洞上半山穿过，交通方便，是极好的可供开发游览的地方。

一、缪泮澄遗稿选登

瑞阳集录

一、覆仲余弟争论县志函

辱惠序跋及书，所指正拙著种种要点，反复观诵，铭感曷极。然区区之愚，有不妨私于左右者，官书之为

体，与名山著述弗类。忘忌讳，求公且是，奇笔书之，无旁挠此其价值，所以积久而弥光者也。然非易代之后，其书或不敢出。官修之文，监之以政府，范之以种种规约，虽有贤豪，不能不敛才以就。子长稍事驰骤，而恐家咸指为谤书矣。伯深务彰直笔，而北人以为暴扬国恶矣。故吾于受任之始，懔乎惴惴，筮之易而得小过，其占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吾于是而思今时之为何时，吾将何以与之者矣。其下文云：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则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吾以修志事体揆之，关系一身之利害者为小事，其道宜柔，纪实存真，而少所触犯则吉，所谓柔得中也。若其阔视大言，贬高扬下，此种刚正之气，虽属难能而可贵，而人将以我为乱民，于事实无所济，所谓刚失位而中也。下文于飞鸟遗音，宜上不宜下之解，以为上逆而下顺，逆即反动之谓，顺则所谓与时偕行者也。飞鸟遗音，落于书面，昭示后世之事也，顺其时，存其真，而不置可否，可否俟诸后人，著述家之良规也。吾为此稿，正当国民党执政之日，凡百制度，皆有因革，故叙次至民一六，不能不带党史色彩。反之，则其治之隆污，将不能表见。亦犹叙次至清世祖统一南滇之日，不能不大书顺治年号，而纬之以邑中事变，与所受清廷一切裁制及笼络。叙次至袁政府令行全国之日，又不能因其帝制自为，并当时经纬国中及于方隅政要，全盘取消。设令吾辈为玉玺香案之吏，为乌托

邦执简之臣，则将所有政党分别列入，绌此伸彼，势所优为。亦既居统治之下，邑中所有现行法制，又皆其所创造矣，欲不为之留音机也得乎。南史不因北虏之强，而以岛夷自居，亦犹北史不因南朝之正统相承，而以索虏自命。故孔子之于陈司败，宁受党恶之斥，而不能以昭公为不知礼，近人于党治之下，纵极不满，而别有所企图，亦孰肯明目张胆，自居反动。兄柔人也，又受大易之训，敢不谨飭，惊神泣鬼之作，非所有事矣。弟诚肯别出一编，补其阙而救其失，其造福桑梓，为功社会也，宁有涯涘。且天下之正谊出，世道人心，赖之以转，大可庆也，然吾闻賁之白也，声之希也，索解人之正不易也。弟昨在黔与在澜沧，皆有煌煌大文之出现，识者忧之，而弟果因之以贾祸，意者道大而莫之容欤？毋亦刚失位而不中也！详查此次辱赐寿文，对于时局，如温犀之照牛诸，然而上自政府，下至一切投机分子，睹斯言论，情何以堪，戴南山微文诋清，徒膏虎吻。灌将军使酒骂座，莫止蝇营。故刃虽芒，轻试则折，光虽盛，自秘乃彰。斯文也，揭居寒士之壁，则如龙泉之韞彩，刊之方志之尾，则如虎兕之出神，伤人既多，受伤亦重，姑稍待焉，俟时熙也。抑非虑弟文出，而吾文为之掩也，文章公器，有目共睹，弟即不置可否，而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嗜痂之癖，或许亦与我共，黑者白之，未可料也，金科在前，玉律在后，知必有精确之判断。故经一度改造，必有一度批评，